

特邀主持人/郭艺

## 物华天工

### ——青田石雕技艺传承之兴替

浙江青田县山口镇，这个山多地少、交通不便的地方，曾经出过许多雕刻石头的能工巧匠，他们以手艺为生，代代相传。所谓“工匠之子，莫不继事。”（《荀子·儒效》）家族传艺是中国传统手工艺传承的主要方式。亲人之间的传授，必定是全身心的教授，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。然而得到良好的传授，只是具备了作为艺人的先决条件，至于今后是否成就大器，要凭借个人的努力与悟性。毕竟，手工之道与岁月的磨练是分不开的，在不断的“技”的训练中，才能逐渐感悟“艺”的创造。建国以后，青田县开始了集体制的石雕生产，并参与到社会经济建设的大潮当中，因此，在传统手工艺的家族式传承之外，又衍生出一个结构庞大的传承方式——集体制度下的师徒传艺，而且这两种传承方式还形成了互相交融的重合。林伯正就是在集体制度下跟随父亲林如奎大师学艺的。父亲的成就是青年林伯正的榜样，他以随父学艺为荣，满怀憧憬地学习石雕技艺。然而事过境迁，如今林家再也没有后人从事石雕技艺。不知道这是传统手工行业的悲哀，还是手工艺在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？林家父子的传承模式，是当代传统手工艺家族式传承落幕前的尾声，也宣告了以血缘关系延续技艺方式的萎缩。近50年来，延续了很长时间的青田石雕技艺的传统家族承袭方式，正在慢慢消亡，逐渐取而代之的是企业化的集体培训方式。面对这种局面，我们不禁会问：通过这样的方式来传习，是否会颠覆传统手工技艺的工艺精神？对师徒传承的关系会发生怎样的影响？传统技术流派是否正在这种方式中消亡？这些问题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中的传统手工艺，在传承方面所面临的共性问题。本期我们通过对青田石雕技艺传承演变脉络的探访，了解传统手工艺在当今所面临的传习与变革的问题，对我们反思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以及制定相关的保护政策，均具有借鉴的作用。

时间：2007年5月24日晚18:10至22:15

地点：浙江省青田县山口镇天景路22号

采访者：郭艺

采访对象：林伯正（53岁，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）

郭艺（以下简称郭）：您在青田石雕的传统技艺方面有很好的基本功，是否与您的家传有关系？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石雕的？

林伯正（以下简称林）：我是看着长辈们雕刻石头长大的。我正式学徒是从1971年进厂开始的。

郭：那时您多大？

林：17岁。

郭：当时是怎样学的？

林：进了青田石雕厂学艺，一个师傅带一个徒弟，我的师傅就是我的父亲。

郭：你们家做石雕有几代人了？

林：正式的有三代了，我父亲跟我爷爷学雕刻花鸟。以前青田山口镇的人有两种：一种是种田的，叫农业户，能分到田，一种是雕石头的，叫副业户，可发粮票。但是青田的田地很少，许多人主要是靠做手艺。我们三兄弟，我大哥是农业户，可以分到田。

郭：您的兄弟或者后代还有做石雕的吗？

林：没有，他们都在国外。只有我一个人留在青田，雕刻石雕，照顾父母两个老人。我是很喜欢雕刻的，曾经也不想做了，但是很难受。如果没有其他事干扰我，一天二十四小时雕刻我都愿意。

郭：您的父亲教您手艺，是否和别人授艺不一样？有没

有特别的经验传授给您？

林：如果有的话，我当时也没有意识到。一开始是自己雕，我做学徒之前就会做，进厂以后雕的东西就可以当产品卖。当时我父亲是雕山水的，我也学雕山水。平时他要我看得多、做得多、想得多。

郭：他是否经常给您的石雕提点建议？

林：我把石雕的坯打好后，他就会来看一看，帮我修一修。

郭：您觉得在您父亲身上学到最多的是什么？

林：学的最多的是传统的技艺。传统的技术是要亲自教的，像手工钻洞、拉刺、修光，都需要手把手地教。

郭：手钻和拉刺是传统青田石雕的技术，是不是比较难掌握？

林：这些技术是青田石雕的基本功，用刺条拉出来的洞，装饰性强，比较有质感，有雕刻的手感在里面，同时也起到镂空的作用。

郭：现在的石雕可以用各种粗细的电动钻头来钻孔了……

林：这样做出的东西，线条硬邦邦的，不好看，只有镂空的作用，没有装饰效果。你看我这个刺条工具，有韧性，可以自由弯曲，钻的孔变化很多。电钻的孔只能是直的。如果要雕刻传统的花鸟，必须要用手工拉刺的技术。手钻的头很尖，打出的洞形状很丰富，还可以大洞套小洞，层次很多，而电钻的洞就觉得很呆板。现在的很多石雕产品，传统的（手工）刀法与刺法逐渐没有了。

郭：为什么现在的石雕都打磨得很光，与您的石雕作品不一样？

林：用水砂把刀痕打磨得很光洁，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普遍使用的。一是现在都使用电动工具，没有刀功，所以要磨得光光的；二是有很多的客户喜欢这样的。以前我们都是用刀来手工修光的，最后再用谷糠打磨一下，很有刀味。

郭：您对您的父亲有怎样的感受？

林：他除了石雕还是石雕，平时说话很少，除了石雕，其他什么都可以不要。他做完石雕就是睡觉。印象最深刻的有两件事，一是我父亲荣获“青田石雕名艺人”荣誉称号，去省城杭州开会；二是他到北京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。在我的记忆里，这是很让我激动和骄傲的。

郭：看得出你们父子感情很好，现在他已经有91岁的高寿，年纪大了对您也很依赖。

林：他年纪大了，我要好好地照顾他，有些他没有完成的心愿我争取帮他办到，这也是我们做子女的责任。

郭：林大师的心愿是什么？您对以后的事业有怎样的规划？

林：我父亲的心愿是能拥有一个他自己的石雕博物馆，这样他的东西也不会散失掉。现在我们保存下来他的作品，大概有五十几件。现在没有地，如果能建好这个博物馆，我今后就把时间都用在这里，以后把存在家里的石头做完，也可以充实博物馆的藏品。

郭：您父亲在我们的心目中是青田石雕的一代宗师，如果以后他的石雕作品都散失了，很可惜的。

林：是的。他的技艺和风格都比较独特，传统的技法结合了创新的手法，并且他晚年的作品也很有新意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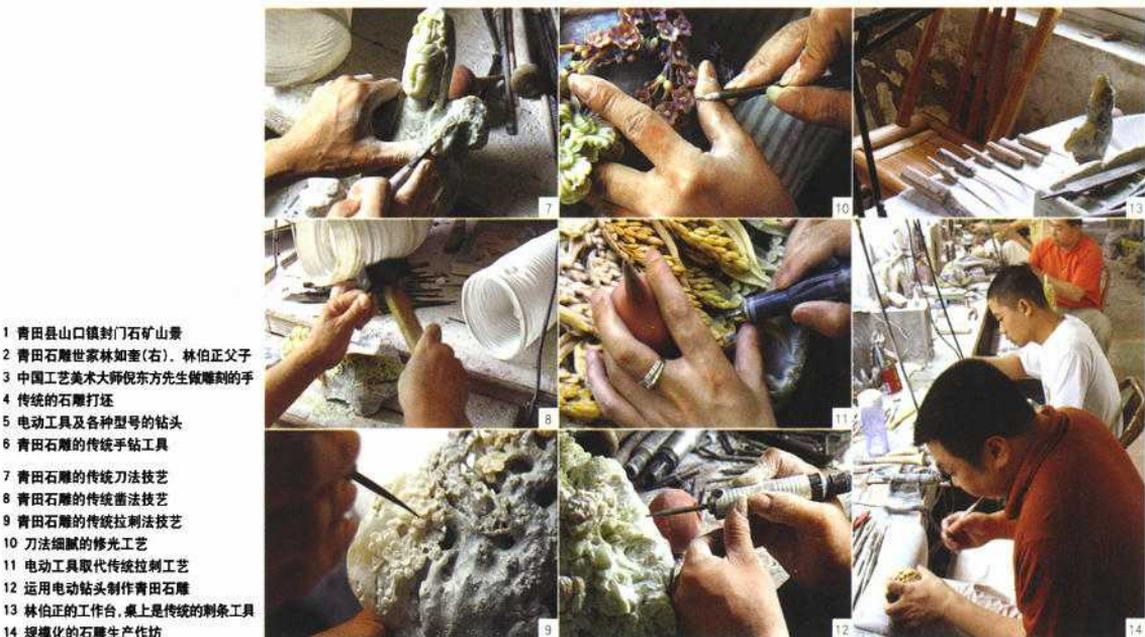
郭：您认为他的新意在上面体现出来？

林：没有做过的题材，他尝试去做，总是能起到典范的作用。比如他的《冰上雪莲》、《南国风光》这些作品，都是很有创新的。现在他的手不能做了，手抖了。早几年还有一些是他敲的坯，我来修。

郭：青田大师们都谈到文化修养与石雕创作的关系。您父亲也没有上过学，他的作品却很有品位。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？

林：我认为这和悟性有关，是否喜欢雕刻。文化水平很高未必能雕好石雕。我们这里曾经也有美院的毕业生来，但是石雕就是做不起来。

郭：您认为今后能超越您的父亲吗？



1 青田县山口镇封门石矿山景  
2 青田石雕世家林如奎(右)、林伯正父子  
3 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倪东方先生做雕刻的手  
4 传统的石雕打坯  
5 电动工具及各种型号的钻头  
6 青田石雕的传统手钻工具  
7 青田石雕的传统刀法技艺  
8 青田石雕的传统凿法技艺  
9 青田石雕的传统拉刺法技艺  
10 刀法细腻的修光工艺  
11 电动工具取代传统拉刺工艺  
12 运用电动钻头制作青田石雕  
13 林伯正的工作台，桌上是传统的刺条工具  
14 规模化的石雕生产作坊



(左) 采用传统技法雕刻的青田石雕作品“红高粱”局部 (中) 部分采用电动工具雕刻的青田石雕作品“牡丹”局部 (右) 大批量生产出来的青田石雕产品

林：现在青田石雕界还没有超过我父亲的人，我也可能达不到他的水平。我父亲是专心在做石雕，我还有那么多的其他事情要做。我还是没有他花在雕刻上的时间多。

郭：您觉得您的作品与您父亲的作品风格相同吗？

林：不一样，我的更现代一些。

郭：我认为您的作品还是非常传统的。

林：我还是在传承，学习我父亲，又要考虑如何跳出我父亲的风格。如果我复制我父亲的作品，可以做得很像。

郭：很感谢您，今天占用了您宝贵的时间，希望以后不断能看到您的新作出来。

林：谢谢！

## 二

时 间：2007年5月25日上午9:10至12:15

地 点：浙江省青田县城工商巷33号2单元201室

采 访 者：郭艺

采访对象：张爱廷（68岁，中国工艺美术大师）

郭艺（以下简称郭）：您一直在青田石雕厂工作，从上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一直担任青田石雕厂的厂长，是石雕厂从国营到改制的见证人。我想知道当年石雕厂的状况是怎样的？

张爱廷（以下简称张）：在1957年的时候，青田县成立了四个石雕厂，青田石雕一厂、山口石雕二厂、油竹石雕三厂、方山石雕四厂。城镇青田石雕厂还有一个小组、五个单位和一些外加工厂和办事处。1958年，四个石雕厂合并成一个总厂，并且成立了石雕创作组，把四个厂里最优秀的人员调到这个创作小组来。林如奎大师就是那时候来到石雕创作组的。如《红高粱》、《玉米》、《小米》等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，那时也是他雕刻事业的高峰期。那时候我们不仅石雕做得精细，而且还注重技术研究。我们学习传统的技术，接受新的创作观念，相互你追我赶，是创作的最好时期，一直到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。“文革”开始后，厂里变成了“武斗”的战场，石雕雕刻也就停了下来。

郭：那时候青田县雕刻石雕的最优秀的人员都集中在创作组吗？

张：四个厂里技术最好的人都调到这里来了。

郭：那时创作组的主要任务是什么？

张：做国家的礼品和工艺精品，不会做差的作品。另外设计产品的样品，提供厂里生产。后来，我当厂长的时候要把厂里养活，在样品方面的创作很多。我让他们创作新样品，打开销路。新样品出去，订单就会多些。

郭：那时的创作组对青田石雕行业的技术促进产生了什么作用？

张：创作组对石雕行业的贡献很大。在技术方面，尤其是工具的改进，创作组率先试用了雕刻机、小砂轮。当时电动工具的使用有利有弊。粉尘很多，对健康的危险性大。以后吸尘机搞起来，大家又不愿意用，声音大，用电成本高。大家还是习惯手工雕刻。改革开放后，都要赚钱，要效率高，后来就全部采用新的电动工具来生产。在技术改进方面，新工具提高了效率，新的技术发挥对传统的石雕的制作很有必要。如花鸟，以前是手工铲的，后来有了雕刻机，可以挖得很深，对体现花的结构层次也有帮助；人物，特别是传统人物的衣纹，线条要流畅，采用电动工具刮出的线条流畅好看，手工直铲是达不到那种效果的。这些都是技术的飞跃。电动速度不仅提高雕刻效率，而且手工镂不进去的石头都可以办到。这样一来，对于原料的利用率就提高了。以前石头原料上有砂钉的基本都不用，现在我们都用，因为电动工具有了乌钢头，可以雕刻进去。原料利用率高，也促使了表现手法有了不断的改进。

郭：您认为传统的石雕技艺的传承在当前是否很重要？

张：我们的国营的石雕厂由于改制都解体了，现在都是小作坊。我本来有一个想法，办一个相应的研究创作单位，把技术好的人员集中起来，可以共同探讨和创作，加强技术的研究。现在传统的技术都丢掉了，中年一辈的人还学了一些，我担心的是年轻的没有用过传统的工具，他们不可能有机会学，用的都是电动的工具，雕出来的产品远看还可以，近看就很粗糙。他们现在做东西，不管什么都用电动工具一刮，没有经过雕刀的雕刻缺乏刀味，就很难看。我想给他们上上课，曾经办过短训班，似乎好一些，但总的来说是不够的，还是没有重视。不保留传统的技术，会带来整个行业的技术下滑。所以我提倡传统的技术还是要保持，新的工艺

再补充到石雕技法里。对于优秀的石雕作品来说，保持手工铲平的方法，修光和刺条这些传统技术很重要，否则石雕质量不能保证。我经常对行业办（采访者按，即石雕行业协会办公室）说，办培训班要把技术做重点讲，传统的技术不保留，会影响石雕质量和原材料的使用，原本好的料被差的技术处理了，就很可惜。

郭：现在的人似乎没有像你们那样珍惜材料。是否可以这样理解，不是他们不懂得珍惜，而是不知如何去运用石材。

张：现在很多从事石雕的个体老板，自身的素质差，没有好的技术还带几个徒弟，纯粹为了赚钱；有的是自己学了一年就当老师，技术很差，这样能把徒弟带好吗？青田石雕不是雕得越空越好，有的作品也不能雕得太空，好的石料洞打多了也不整体，太可惜了！我们对好的料尽量不挖得太空，保持原有整块的效果，把里面差的材质弄掉，才真正体现出青田石雕因材施艺的特点。现在雕刻队伍在人数上膨胀得很厉害，特别是农村里过来的人，没有受过教育，他们的师傅也缺少文化和艺术修养，再加上没有传统技术的功底，石雕工艺面目全非。要这样传承下去的话，危险性最大，也是目前青田石雕发展中碰到的最大问题之一。行业办每年都搞几次短训班，特别针对技术差的人。他们听听老一辈或中年的技术好的人讲讲课，对提高技术有好处。

郭：当年青田石雕厂是怎样培养年轻学徒的？

张：一般都是跟着一个师傅学，厂里还要经常给他们提供培训的机会。比如徐永丽（采访者按，她是省工艺美术大师），她的技术主要是在厂里学到的，厂里给了她很多机会。送她到汕头工艺美术学校学习一年，到浙江美术学院学习半年，到温州短训班学习半年，还有陆续的各种学习。这种反复学习对技术进步是很重要的。

郭：象她这种情况在厂里多吗？

张：也有好多，林伯正他们那一批都是这样学过来的。

郭：我觉得林伯正的传统技术传承得比较扎实，是否与其父林如奎大师的家传有关？

张：当然有一定的关系。他的技术的确不错，他掌握了传统的技术，新的创作手法也有。他是比较谦虚的人。

郭：您现在还在继续带徒弟吗？

张：我对几个徒弟还是手把手地教。目前在水南雕得好的，基本都在我这里学过，有一定的影响了。目前还有八、九个人在我这里学。我本来不想带，但考虑到现在雕人物的人太少，所以还是在带徒弟。

郭：您的学徒们与您之间保持怎样的师徒关系？

张：他们来学，我带他们雕刻石头，起初要糟蹋很多石头。一个人一共学三年，头两年是没有任何效益的，到了最后一年才可能产生效益。之后可以跟着我帮我做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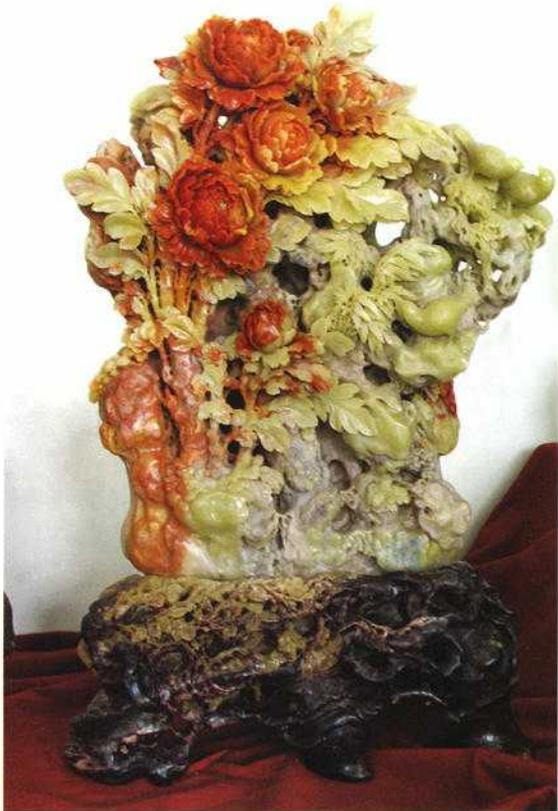
郭：如果三年之后留不住徒弟，可能还和你抢生意，是否对您有影响？

张：要硬留是不可能的。他们走了以后自己开作坊开店，收入更高些。不过我也这么大了，能把技术教出去，也是好事。

郭：政府在技艺的传承方面发挥了什么作用呢？或者行



林如奎 红高粱 青田石 1976 私人收藏



林伯正 牡丹 青田石

业协会在这方面做了哪些工作？

张：国家在这方面的照顾，讲是讲过，还没有出台什么条例，或者优惠的政策、补贴。

郭：如果要大家继续带徒弟，您认为需要有关部门给予他们怎样的待遇？

张：我认为要形成讲课传授技艺的机制，不管谁去讲课，给他们相应的报酬。大家都是市场经济，考虑到收入，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，有的人可以义务奉献，有的人是要自己赚钱。如果定下一个制度，给他工资和收入，这样培训就可行些。另外政府方面也要拨款钱，免费提供学习资料，本来雕的人停工下来学习，收入就减少了，再要很多学费、资料费，要他们去丽水、去美术学院学习，不一定很情愿的。

郭：您认为去美术学院学习也需要吗？那是学院派的教育方式。

张：我是这样认为的：高级工艺美术师去学学是有好处的。在本地培训，还是普及性的技术学习比较好。因为在传统功底方面、在工具的使用方面，这些技术层面的学习在本地培训还是很重要的。普及性的技术培训是很有必要的，能提高初级的技术和艺术修养。

郭：您认为目前青田的高级工艺美术师们在传统的技艺掌握上如何？

张：作为高级工艺美术师，对传统的技艺多少还是掌握一些，他们的工龄起码有十几年以上，这批人都是在石雕厂学徒过来的。我看他们基本都有这样的传统功力，要有一定的技术才能评上高级工艺美术师的。高级工艺美术师的评定还是要求很高的。我们老一批的在上世纪90年代，没几个是高级工艺美术师，最近几年高级工艺美术师才评得多一些。

郭：现在经济发展了，赚钱的途径也比较多，但是也有一个问题，就是青田的高级工艺美术师、省大师，经商的多

了，没有时间创作作品。

张：是的，现在几乎都转到经营方面，不管哪一个都是一边经营一边做雕刻。这样有利有弊。一些工艺家在经商之前技术进步很快，现在要管理生意，就没有精力去提高技术。做石雕的人要天天雕刻才能进步，如果花的时间不多，也只能维持目前的水平，不可能提高。手上的工夫是不可以耽搁的。但是现在大家如果没有经济基础又不行，买原料就要花很多钱，况且好的石料都非常贵了。很多事情都是矛盾的。好的原料没有，技术也就发挥不出来。我是很想与他们谈谈，但是由于处在市场经济的情况下，又不好说。

郭：这样说来，他们目前的创作状况可能还没有当年好。

张：当年还是注重技术的发展。那时工资少，但各方面都有保障，也就积累了很好的技术。

郭：我与几个前辈大师交谈过，他们都认为现在的工艺师很难再超越他们。您怎么看？

张：应该也是有点道理，如果从现在的产品来看，是很难超越我们。我们以前搞创作的时候是不能马虎的，比如领导人的像一定要准确，现在的人就没有这样的功力。还有林大师雕的高粱、玉米，几乎没有人再能超越他了。那时不仅是个人的水平，还有集体的智慧。

郭：张大师，您对年轻的青田石雕的工艺家们有怎样的希望？

张：年轻人应该对老的技术多学习，比如工具、刀法等传统技法很值得保留。在传统的人物、山水、花鸟等题材上，似乎老一辈的人技术还是要好一些，他们应该学。我也觉得自己的作品没有以前好，以前的作品，学院派的形式有，传统的技巧也有，雕的东西很有味道。技术还是要多研究，把新的表现手法运用到传统的技法里。（图片摄影/郭艺）

郭艺 浙江省群众艺术馆研究员、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

(左) 倪东方 秋 青田石 1982 青田石雕博物馆藏  
(中) 张爱廷 喜悦 青田石 2001 青田石雕博物馆藏  
(右) 周佰琦 春 青田石 1979 青田石雕博物馆藏

